

You are
my dreamboat

犹是深闺 梦里人

另一个人的出现，
横生波折。

井上三尺·著



欺骗/被逐/夺子/迷茫
前路又在何方？

一段乱世之下的百年爱恨
一场缘错开始的至死不渝

从烟花巷炙手可热的花中之魁到身陷险境的背后情人
她是娇艳动人的浮花浪蕊，横冲直撞地爱上了一个人

《迷雾围城》后，最不容忽视的民国悲恋

“这寂寥的烽火乱世，我能给你的只有我的心。”

You are
my dreamboat

犹是深闺
梦里人

井上三尺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犹是深闺梦里人 / 井上三尺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4.5

ISBN 978-7-5500-0909-7

I. ①犹… II. ①井…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63358号

出 版 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九楼 邮编: 330038
电 话 0791-86895108(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www.bhzw.com>
E-mail bhz@bhzw.com

书 名 犹是深闺梦里人
作 者 井上三尺
出 版 人 姚雪雪
出品统筹 柯利明 林苑中
特约监制 梁 艳
责任编辑 张 越 程 玥
特约策划 雨 薇 何 源
特约编辑 何 源
封面设计 嫁衣工舍
封面插图 三 乖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32 880mm × 1230mm
印 张 9.5
字 数 250千字
版 次 2014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9.80元

ISBN 978-7-5500-0909-7

赣版权登字: 05-2014-7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第一章	游园惊变	001
第二章	君子好逑	016
第三章	华宴绮罗香	032
第四章	豪侠的典故	048
第五章	花堪堕	063
第六章	偷袞	079

第七章	无端锦瑟	095
第八章	河东狮吼	109
第九章	计赚	126
第十章	家有未嫁女	140
第十一章	怀璧其罪	155
第十二章	玉碎	171
第十三章	夺子	188
第十四章	灯火阑珊处	203

第十五章	噩耗	219
第十六章	新仇旧怨	234
第十七章	迟到的复仇者	251
第十八章	浮花浪蕊	266
番外篇	昨夜西风凋碧树	280



念汐近来常发这样的梦。

正月里，外边下着鹅毛大雪，夜色暗淡，到处白皑皑的一片。那时她小得很，大概跟饭桌一边儿高。穿着红色贴身小袄，乌溜溜的眼珠又大又圆。可门外鞭炮放个没完没了，震耳欲聋，屋顶都要给掀翻了。各色的烟花，炸出许多火星，漫天漫地，绚烂夺目。

大家全出去看热闹，一房、二房、三房、四房，还有许多姑姑、婶子、叔伯兄弟。数都数不明白的哥哥、姐姐、表兄弟、表姐妹。他们都在外边有说有笑，喧嚷吵闹。念汐自小就怕炮仗声，打死也不肯从床底下出来，捂着耳朵往里缩了缩。

“你在床底下猫着做什么呀？”

那会儿，念汐还不认得他，也不知道他有个很雅致好听的名字叫顾松霖。当然更不知道他日后会发财，会越长越帅气，会读很多书，会讨两个老婆。

自己还会爱上他。

她刚一抬头就看见有个小男孩子，两手撑着下巴，趴在地上



歪头瞧着自己。她像轰苍蝇似的挥了挥手，不耐烦地说：“走开！走开！别处玩去。”

那孩子一缩头，不见了。念汐当他是跑了，没承想过了不多大工夫，他又回来，手里满捧着干果和糖，跟招猫逗狗似的，逗引她，“你饿不饿？我这儿有好吃的。咱们分着吃。”

谢念汐瞧他那干巴瘦弱样，连衣服也撑不起，对着她满脸都是好奇不已的表情。她虽不记得他名字，然则记得他算是自己哪个远亲的孩子。只记得他辈分很小，见着谁都得磕头，因此兄弟姐妹谁也不跟他玩。

“你不出来，那我进去啦。你挪挪，给我腾点儿地方。”

念汐本不想叫他进来，可不知道是他口气太诚恳，让她心里有些发软，还是为了他手里东西的缘故，噘嘴让了步：“你待一会儿就得出去，只能待一会儿。”

他一面哼哼哈哈地答应，一面厚着脸皮屁股冲里、横插进来。床下本来便逼仄，两个半大孩子这么一闹，就没了空余地方，脸蛋对脸蛋，膝盖顶膝盖。这里暗得很，没什么光亮，看不清他的模样，念汐嘎嘣嘎嘣嗑瓜子，睬都懒得睬他一眼。他沉默许久，鼓了好几次勇气，才好不容易勉强挤挤牙膏一般挤出句话：

“谢念汐，我……我偷偷看你好长时间了。”

“嗯？是吗？”

“你……你……你长得真好看。”

“废话。”

夸她长得好看的可不止叔伯婶子们。平日里讨好她的半大男孩子可多了去了，若要排队来数，能从家门口排出半条街。顾松霖头一次表白，碰了老大的钉子，吊着脖颈等了半天，结果人家却没下文了。因此他那句最重要的“要不你做我媳妇吧”就胎死腹中，没有机会出口。

可他是真心好喜欢她。

顾松霖觉得，她漂亮得像个洋娃娃。他原来曾经有幸见过她妈妈，她是个鼎鼎有名的大美人，缎子般的皮肤，高高的鼻梁，

颧骨上两抹胭脂红，永远蹬着高跟皮鞋，看上去贵气极了。比他自己的妈妈美丽洋气得多，简直无法形容。他听过很多人说，那女人不正经，是个妖精。

他虽喜欢她，满心满念想和她做朋友，却始终没有机会。原因是，她不和别人一处玩。每每见到她时，她都一个人堆沙子、踢毽子、自言自语。若有别人想接近她，大多会被揍到臭头。别看她个子娇小玲珑，揍起人来能一个打三个，不打到人家跪地求饶绝不罢手。

她那个成天垂头丧气的爸爸就得被迫出来跟人赔礼道歉：“丫头不懂事，孩子小，请见谅，请见谅！”

顾松霖见她瓜子嗑完了，便把自己那份也递过去。他问：“你为什么不和大家一起玩？”

念汐幽幽地叹口气，回答得驴唇不对马嘴，“今天是我妈走了一周年。”

他一怔：“你妈死了？”

“呸！你妈才死了呢！”

松霖被她一个爆栗在头上敲得火辣辣地疼，半带哭腔，期期艾艾地说道：“是她说她走了啊，我还以为……”

“她跟人跑了。跑了你懂不懂？就是私奔。我说了你也不明白，傻子。”

他见她忽然生起气来，登时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马上缄口不言。念汐没来由地一阵厌烦，觉得眼前这个和自己同龄的男孩子简直什么都不懂。他这样宅子里养尊处优的大少爷，哪里会晓得她的世界？她顿时觉得，他同其他人一样，都是笨蛋。

“砰”，窗户缝里突然扔进来一只爆竹。这下来得突然，念汐吓得“啊”的一声，一头钻进了他怀里。

她最怕的一是打雷，二是打针，三是放炮。松霖抬手帮她捂住耳朵，一边念：“不怕，不怕，有我在呢。”

过了好多年，谢念汐只要一闭上眼睛，就能想起这句话，“不怕，不怕，有我在呢。”



他是第一个这么对她说的男孩子。以后再有多少男孩子对她说同样的话，她都不稀罕。因为他们都来得晚。有句话叫，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对于她来讲，第一个永远都是最特别的。

何况他还有双清澈的眼睛。

那年他们俩，一个九岁，一个十岁。

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念汐，我要去学堂，你若没事便来找我玩。我怕你一个人闷坏了。

念汐，我挨了先生的打，屁股还痛着。哎，哎，你别拿脚踹我呀！

念汐，你送我的皮垫子真管用。我放在屁股上，先生的戒尺怎么打都不痛。你说我笨？下次记得喊痛喊大声一点儿，不然会被人拆穿？你好聪明啊。

念汐，你别理我娘说的话。她不叫我跟你玩，我偏要跟你玩。

念汐，你不要不理我，你跟我说话嘛。

起先她嫌他话太多，后来他长大了，话渐渐少了，她又觉得还是话多些好。再后来他们隔得远，时过境迁。她当然会怀念有人跟在自己屁股后头，没完没了地叫“念汐，念汐”的时光。

男人，或许是永远不长大好。

“姑娘，醒醒。到了。”

念汐脑袋往下一滑，猛点了一下头，醒过来。宝瑟还不住地推，嘴里念念有词：“姑娘，醒醒！醒醒！到啦，别睡啦！哎呀，手绢在这里，妆都花啦！”

她最怕被人念，忙打起十二分精神，“醒了，醒了，早醒了，我就没睡，就眯瞪了一小会儿。”

宝瑟向车夫付完钱，两人一高一矮、一前一后地下了车。她们到得迟慢，彼时同院的姑娘们早到多时了。今天叫局的客人出手十分阔绰，除了她，还叫了许若璧和花无忧。三个全是“燕平书寓”的红人。念汐早先才赶完一场，这算第二场。对她来说，这个时辰只算得上一天的开始。听完戏，后边的节目多着呢。

她万万没想到，今天会同往日不一样。虽是千篇一律的莺歌燕舞，然何时开始唱走了板，何时开始突然来了那么一出“节外生枝”，末后峰回路转，奇事连连，竟没半点儿预兆。

园子里边乱哄哄的，戏还没开唱。念汐找个地方补完妆，这才过来。席间花无忧还是老样子，依旧数她话最多，各处兜搭，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言辞谐趣，机敏又健谈，一看便是平康里的行家里手。有她在的地方，谢念汐从来不争风头。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王不见王”。花无忧就是“燕平书寓”里最得意的老虎，是老鸨“平妈妈”手把手教出来的干女儿。近年见老了些，毕竟烟花巷里的倌人总比外边的女人老得快。不过，头牌就是头牌，地位声势不是旁的人随随便便能够撼动的。

如果说无忧是旧人，那么若璧就算是才捧上车的新人。说到同门所有人里，念汐同她私交最好。两人都算家道中落，时运不济。若璧性子却清冷孤僻，不爱出风头，不像是在胭脂林里长待的人。念汐见她打交道的人中以权贵居多，本还以为她在为将来谋出路，后来过了好长时间才知道，其实她却是瞒着大家跟皇甫家的小公子好上了。这种事，平妈妈自然不许，三令五申，围追堵截，使尽手段。若璧被她折腾得无法可想，只得把皇甫宁暂且冷一冷。念汐见她心不在焉，顺着她目光的方向瞧了瞧，果然那皇甫家的小公子就坐在对过。两人牛郎织女，可恨银汉迢迢、无舟可渡，只好眉目传情。

花无忧在座，念汐怕她回头去向妈妈打小报告，届时倒霉的仍旧还是这死心眼的姐妹。她便暗地拿手肘将若璧一拐，岔开话去，“今天和盛班唱的哪出？”

许若璧被她一打岔，回过神来，忙回答：“《思凡》。”

“这出有意思，我独爱里边的唱词。”

话说折子戏《孽海记》里有一折，说的是有个小尼姑叫色空。年幼时体弱多病，被爹妈送到尼姑庵里寄养。可怜小尼姑不爱青灯古佛，所以就……

就跑了。



威武雄壮吧？

这词，风流直白又有趣得紧。

小尼姑年方二八，正青春，被师父削去了头发。每日里，在佛殿上烧香换水，见几个弟子游戏在山下。他把眼儿瞧着咱，咱把眼儿觑着他。他与咱，咱共他，两下里多牵挂。冤家，怎能够成就了姻缘，死在阎王殿前由他。把那碓来舂，锯来解，把磨来挨，放在油锅里去炸，啊呀，由他！则见那活人受罪，哪曾见死鬼带枷？啊呀，由他，火烧眉毛且顾当下。

配上和盛班里名角也仙的身段，媚眼横波，叫人不禁拍案叫绝。谢念汐作为女人，看到这里简直都要爱上这风情万种的小尼姑了。

可巧开场开得甚晚，大家又胡混一段时光。台下人已等得不耐烦，开始骂骂咧咧。班头忙出来道歉，被人扔了一脑袋瓜子壳，哄下台去。戏，这才开锣。

今晚的好戏，也悄无声息地开了场，只是没人知道罢了。

咚、咚、锵——

小尼姑色空上来，一步三摇，流云水袖，桃腮含春，皓齿明眸，相映生辉。启朱唇，露贝齿，谢念汐目光不离她左右，聚精会神，不曾理会身后突如其来的异样脚步。

色空的诵子本该是：昔日有个目莲僧，救母亲临地狱门。借问灵山多少路，有十万八千有余零。

也仙才开口：“昔……”

台下有人骤起暴跳：“别让他跑了！”

咦？咦？！

也仙老板呆了一呆，也就那么一呆的工夫，一只板凳飞上来，不偏不倚正中前额。接着便炸了锅。嗡地一下全乱了。有人嚷：“杀人啦！”也有人嚷：“抢劫啦！”还有人嚷：“快跑啊！”跟着便是乒乒乓乓，翻桌倒椅、扔盘摔碗的动静。不知哪个白痴，拔枪冲着天花板放了一枪。非但没能起到震慑的作用，反而把灯

给稀里哗啦打下来一盏，正坠在过道上，阻住了退路。

念汐差点儿没给砸成肉饼，吓得脸都白了。正要喊宝瑟，这丫头倒好，跑得影儿都没了，当真脚快。她跑不掉，眼瞅着大门口被人堵得水泄不通。跳脚喊着要拿人的一看长相都是彪形大汉，个个虎背熊腰。这要不是寻仇，就是火并，再不然便是捉奸，随便摊上哪样都麻烦。见势不妙，她急中生智扭脸往后门跑。前门人多，早堵上了，任你打破头也难挤得出去，况且她向来以智力而不以体力见长，被人踩扁的可能性只怕太高。

后台通着侧门，这时逃的逃、窜的窜，纵有没跑掉的漏网之鱼，哪里有空理会她？好在她机警，没贸然就向外闯，先伸脖子瞧了瞧。原来后门也叫人给把住，正轮流盘查，看来罪魁祸首还没逮住呢。她立时退回来。

她一面数着自己近来有没有结过仇家，一面想着以前得罪过什么不该得罪的人，不慎绊了一跤向后摔去，撞在红漆衣柜柜门上，忽听到里边依稀仿佛有人声。

所谓：偷鸡摸狗，非奸即盗。

也有可能既奸又盗。

遇到这种事，最好的办法就当自己已经瞎了，最好还聋了。念汐想趁对方还没动歹念，偷偷溜走。不料人家反应比她快得多。

“我可……”

“什么都没瞧见”被人拿手捂在嘴里。那人在她耳畔“嘘”了一声：“别嚷。”

听声音，确乎是个男的。

衣柜本是放行头用的，地方不大。硬挤两个人，前胸贴后背，简直就跟烙饼子一般，连一动都没法动。无亮光，黑黑的，闷得人难受。唯门缝里有些许微光。那人比她高一头，左手按在她肩头，压得她臂膀生疼，右手却仍旧捂在她嘴上，力道稍稍松了松，让她好歹能透气，不至于闷死。两人都贴着门缝，四只眼睛一眨不眨地向外张望。

谢念汐感觉到一股热气呼到自己的后脖子里，怪痒痒的。这



人手指骨骼劲节，打开来能蒙住半张脸，肌肤上还有股淡淡的烟草味道。他们支着耳朵小心翼翼听了片刻，觉得外边的乱象稍事平息，不似先前那般吵。又等了等，前后有人自房门口经过，奔过来，再跑过去。念汐的心便提起来，再沉下去。可恨这么多人，就没一个寻到这边来，想要拉开柜门搜上一搜。

好容易有人进房，她心中暗喜，以为这下有救了。不想定睛一瞧，进来的却是两个熟人。一个是许若璧，一个是皇甫宁。这两人多天不得见面，趁着大乱，从人不在跟前，才有机会能私下说上几句。

先听皇甫宁说：“你听我说，我当真没有同别人好。那女人是朋友带来的，我不认识她，连她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

“你不认识她，她就亲你？”

“那是别人在旁边起哄，闹着玩的，怎么能当真？”

“难不成我还冤枉你了？皇甫宁，你……你……你好……”

念汐见她连说几个“好”字，眼圈都红了，咬牙切齿说不下去。她生性文雅，一句重话都不会讲。说到这里，已气到极限。

她心里替若璧难过，未尝没有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的凄切。陡然听到身后那人压着声音，低低说了一句：“好白菜都让猪拱了。”

好结实的大实话，单刀直入，应情应景。她勉强扭过头，瞪了那人一眼。他一怔，问道：“那姑娘是你朋友？”

念汐不理，他低下头，在她耳边悄悄说道：“男的我见过，在别处还有相好的。”

她暗里一声长叹。皇甫宁呀皇甫宁，想当初你曾是个何等天真烂漫、温文尔雅的少年郎。同女人连一句利落话都说不完整，羞涩得惹人怜爱。才不过短短几年光阴，便学得如此花言巧语、世故狡黠。

她心中转念，那两人的对话漏听一大段。反正翻来覆去，大意差不离儿，什么你再等等我，我一定想法子赎你出去。什么我时时将你放在心里，吃不下也睡不好。什么我一定不会负你，你等我好消息。总之都是些陈词滥调，空头支票，做不得数的。

若璧听着他这席话，明明晓得做不得数，可最后哀怨里总能见出些光明的希望来。她止了泪，神思不属，漫声说道：“由得你，你要来就来，不来便不来。咱们说好了的，我等你一个月，你若不来接我……以后永远别来了。”

皇甫宁还以为她回心转意，伸手去抱，被她一闪闪了开去。他立时信誓旦旦，“我要不去，天打雷劈，报应不爽。”

若璧听罢大觉没意思，转身便走，他亦跟出去。直到他们走远，那人才松口气。念汐用力一挣，挣脱他手，跳了出来。那人不紧不慢，把头上戏服撩开，大模大样推门而出。她这才看清他的长相。

说声如其人，诚非虚言。那人高高的个子，黝黑的肤色，脸上轮廓棱角十分分明，高鼻，深目，看人眼光极犀利，未言而带笑，这就未免显得有些轻狂、不大正经了。这人面生得很，绝不是当地人，否则她纵没见过应当也都有所耳闻。“燕平书寓”是数一数二的长三堂，来往者非达官、必显贵，自然背后有帮会撑腰。谁是新来的、谁刚拜过码头，没有她不知道的。

这个人，官不像官、匪不像匪，饶是谢念汐自认五湖三江见多识广，也猜不出他到底什么来历。

“都散了。”

胡闹一通过后，园子满目疮痍、遍地狼藉。班头苦着脸，垂头丧气。念汐见人当真都散了，才放心大胆走出来。耽误这些工夫，街面上来往行人寥落。她走到十字路口，一路没见着宝瑟，自然更没见着无忧与若璧。可恼连辆黄包车都没有。冷风嗖嗖地刮在身上，不由激灵灵地打了个冷战。

她想着，书寓离这里足足有一里多地，靠走是回不去的，腿都得走断。她一边暗叫晦气，一边穿街过巷，盘算着沿途怎么想法搭个便车。走夜路她是不怕，怕的是夜里真冷，回头就得伤风，伤风便要卧床，卧床接不着客人出不了堂会，准被平妈妈骂个半死。

这是哪里来的晦气！

她心中有火，烦得重重一跺脚。不巧路灯坏了，黑灯瞎火中



一脚踩空，失去平衡，直向阴沟内栽下。旁边有人眼明手快，探手拉住，忙问：“摔着没有？”

又是他。念汐定住神，甩开他手，俯身脱下鞋。果不其然，右脚后跟用力过猛，鞋跟折了。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方才还怕回不去，现在连鞋都同她作起对来。她赤着脚，手上拎着皮鞋，立在马路牙子旁边，要多狼狈有多狼狈。她满腹装的都是狐疑，“跟着我做什么？”

那人想了想，“不做什么，看你一个人，不大放心。你住哪里？”

“美国。”

给她噎了一句，那人“哈”了一声，“这可有点儿远。”

念汐本待再挤对他两句，可见他给人追着流离失所的落魄模样，想想还是算了，犯不上跟他一般见识。她不愿跟人一般见识，人家却要跟她一般见识。她走，他也走；她停，他也停；她拐弯，他也拐弯。

是可忍，孰不可忍！

“又跟着我干什么？”

“我跟着你了吗？”

“我走到哪里，你走到哪里。到底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恰好同路。”

念汐一手叉腰，拿出几分彪悍本色，以示自己不憊胡搅蛮缠，“告诉你，听好了，就你这路货色，姑奶奶我……”

或许是心情太过糟糕，或许是太过愤懑，她都没发现自己声音拔得老高，在空寂的窄巷内听来格外分明。货色——色——色——色——色——，就这么一波一荡传了开去，叫那埋伏在附近守株待兔的人听了个一清二楚。

前前后后两头一堵，正好瓮中捉鳖，这叫上天无路人地无门。他这时才真急了，束手无策，“完蛋。”

他们是给人“请”回去的。

如果把捆成粽子、硬塞进车里、一路被三双眼睛眨也不眨地

轮流盯着这种行为叫作“请”的话。

这还算够客气的呢。好歹全须全尾，没曾短少什么重要零件。

至于之后，是给剁碎了包成叉烧包喂狗，还是扒光了拉去沉江，都不好说。翌日，报纸头条再配上个香艳无比的标题——“红牌姑娘会情郎夜奔，裸沉江底香消玉殒”，这就算齐活儿。

好嘛，真劲爆。

要能活着回书寓，她向天起誓，这辈子见到衣柜都绕道走。

全程无话，颠颠簸簸，摇摇晃晃，车行良久。等到了地头，才发现不是荒郊野岭，是幢挺阔气的大宅。谢念汐原本悬在半空中的心登时放下来。这宅邸她认得，从前来过几次。是平妈妈道上的“朋友”，主人姓洪，混帮会的，这一带无论赌坊也好、堂子也好、小本买卖也好，都属他管。往来各路商户，跟他按人头缴钱。若知道她是“燕平书寓”的姑娘，应该能保太平无事。

他们给两人松开绳索，扔到一间空屋，将门反锁。两个人摸着黑好不容易开了灯。他先推开窗户往下看，底下守着一堆人，都严阵以待。回头又去推门，锁得死紧。再拿肩膀试着撞了五六下，根本纹丝不动。谢念汐啼笑皆非，坐看他贼心不死里外折腾，做最后的垂死挣扎，忍不住说：“你这婆子一定捅得不小。人家三四十个逮你一个，抓住了还容得你跑？死心吧。”

他也觉得此话有理，点点头，“别害怕，我保你没事。”

念汐愈感有趣，“没事？你自身都难保，拿什么保我没事？”

“你信我好了。”

她小嘴一撇，“孔子说得好，‘男人靠得住，母猪能上树。’”

他忍俊不禁，回头笑道：“孔子还说过这话？”

“其实这话是我说的。”

两人你来我往说笑几句，原本剑拔弩张的气氛立时缓和下来。他见实在无路可逃，便听了劝，走回桌边坐下，“刚才事太急，还没问你名字。你叫什么？”

“谢念汐。”她说完，将起皱的旗袍拂了一拂，双手缓缓展平，“你知道我是做什么的吧？”



初时他尚没注意，这时灯光下仔细打量，才发现她着艳装，脑后头发盘得高高的，一张精致富丽的脸蛋，却涂脂抹粉、描眉画眼。这装扮，绝不衬她这等年纪。

“知道。”他沉吟片刻，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补了句话，“我妈以前也是十里洋场的舞女。”

“是吗？”

“后来嫁了人，就不出来了。”

他说这话时没笑，仿佛若有所思，想到许多心事，表情忽地沉重起来。念汐瞧他神色不善，忙岔开话题：“我说，你究竟惹了什么是非？说来听听如何？”

“你猜呀。”

她双手抱胸，拿出十二万分的兴趣，兴致勃勃乱猜起来：“私贩烟土？不对，你一个人，干不了。小偷小摸？不对，这么折腾，绝不会是鸡毛蒜皮的小事。那就只能是一件事啦。你跟洪全发的姨太太有一腿？”

他一口水全喷出来，几乎没给当场呛死。念汐还当自己猜中了，继续说道：“是二房的烟霞，还是三房的侍喜？侍喜原先是从我们班里出去的，我还同她有些交情呢。你能搭上她，眼光不差。”

这都挨得上吗？！

“咳，咳咳，没有……没有这回事。”

整个猜错，完全不对。她不禁有些失望，“猜不着，你告诉我吧。到底怎么回事？”

“这原因，要说出来你都不会相信，连我自己都不相信。其实是……”

话，不能听半截。卖关子什么的，最最可恶。话说半截就不说的人，都应该被拖出去枪毙！他说到此处，眼珠一转，好像想到什么，硬生生扯开话题：“跑了大半夜，我肚子都饿了。你饿不饿？一会儿我叫他们去买消夜。你想吃什么告诉我，别客气。”

还消夜？她这回真正怀疑，这人要么就是个大头的高人，要么就是弱智。是弱智的可能性比较大。

长得挺不错的一张脸，先天不足可惜了。

“七少——”

“少”字拖个长音，跟唱歌似的，愈显滑稽。念汐心说，他行七？不过这称呼陌生极了，不曾听说。门一开，呼啦啦涌上来一帮人。她赶紧退到旁边，不妨碍大家进行武力磋商。

他好像亦没料到，人家进来就没安好心，一个错愕给人拿住，死死按在桌上。洪全发让人把他按牢，自腰间拔出尺来长亮闪闪一把刀，横在他两手手腕上，悲痛欲绝地说道：“七少啊，别叫大家为难，这次你就从了吧。老爷子说，你要不从呢，就不认你这个儿子，从今以后不准姓王，还让留下你两只手。你说这是何必呢？”

“不从，你砍吧。”

念汐心头一颤，大感不忍，闭上眼睛别过脸，不想看这血淋淋的场面。后边的话，字字惊心，句句吓人。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您可三思，再问一遍，从是不从？”

众人屏息，都等他一句话，偌大的房间里，只听到人的粗重呼吸。

过了会儿，他断然回答：“不从！”

好贞烈的大男人。她自忖：看来今天消夜是吃不成啦。

洪全发一声怒吼，刀，劈了下来。

平妈妈一个耳刮子掴到宝瑟脸上，打得小丫头脑袋一歪，半边圆圆的脸蛋上出现五只手指印。

“你死的吗？出了事就知道跑，跟没见过世面似的！不就地痞打架放了两枪吗？别说这地界，就咱们这院子里头，一个月里流氓打架要打三十回。屋顶上那窟窿瞅见没有？昨天夜里刚开的！新鲜着哪！没用的废物！遇上这种事，你就该先保着姑娘，自己上去挡枪子儿。你一条小命才值多少？我呸！”

宝瑟受她一通数落，哪里还敢还嘴？低着头呜呜直哭。花无